

景明刻本
兩京遺編

十二



潛夫論卷第一

王符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過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
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

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
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
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
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
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
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
况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

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
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
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
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
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
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况君子敦貞之
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
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
秋其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鳩載飛載鳴我日

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
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已而
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
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
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
為嘉饌美服淫樂醵色也乃將以直其道而

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
而廢於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
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
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
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
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當
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
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
或以喪亂替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

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
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
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
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
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
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
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
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
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

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
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
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頤定百世此則道
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
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窅深室幽黑
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
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
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
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

假之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與者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辭猶巧倕之為規矩准繩以遺後工也昔倕之巧目茂圓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妄匠規秉矩錯准引繩則巧同於倕也是倕以心來制規矩

往合惇心也故度之工幾於惇矣先聖之智
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
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
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
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往合
聖心故條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
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一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飭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

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
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
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
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
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
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
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
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収民利此貧邦之
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

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棄
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
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
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
僞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
爲資今商兢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
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
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
國之公實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

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
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
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
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
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
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
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世
愚夫戇士從而竒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

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
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
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
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
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
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
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
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
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

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
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
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雖未即於篡弑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
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
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
賄不多衣食不贍穀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
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
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

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
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
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踈廣不遺賜金
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
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
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
家賑而貸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
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
於彼者天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褻之

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不可以免
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
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
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
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
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
涖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
危漸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
行也多釋廉其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
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
蠟之可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
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
後人以競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
曰何不察也願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
身蚌以珠剖體匹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
哉無德而富
固可豫吊也且夫利勿莫

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
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
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
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
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
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
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
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

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亾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采桑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栢黉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鬪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餽粟妾

不衣帛子罕歸王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
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
折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寵祿不
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
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
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
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廬之內
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

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

傳說骨靡而井臼處虜也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可以為輕處隸圉不足以為耻撫四海不足以為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為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

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
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堯聖父也而丹
凶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
貪暴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
是丹宜禫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
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絳黷而
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
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
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

位則是兩王是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
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
輕位夢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
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
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
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
八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
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
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

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
堂生負苞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
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詩云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
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
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羈
縻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
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
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

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
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
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
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
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
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
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

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乎中世之人
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
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
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
以孤也齊侯之以奪國魯公之以放逐皆敗
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
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亾秦之所以誅偶
語而塊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
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

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旣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

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况明人之短
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
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
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
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
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
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却寃之以亾
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
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已者豈希

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睢紉
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
故邪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
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
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
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
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
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
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

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
知晁錯旣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
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
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
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
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
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
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
由此觀之妬媚之功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

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轂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閻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已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

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
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
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
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
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
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
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廩斯東奔司原縱
譟之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
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

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
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豕俛仰
嘍咿為作容穀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
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淪逐駭懼真穀
出乃知是家之艾猴爾此隨穀逐響之過也
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
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
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
而獲艾猴柰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

故也俾使一朝竒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鬪茸
之質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
吠齧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
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
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終

潜夫論卷第二 郭象始入 廉王符 小 明 貴 且

高 明 闇 第六 周 章 至 幾 以 故 歸 闇 樂 盡

明 效 考 績 第七 天 不 爵 賢 亦 闇 也 昔

翻 賢 思 賢 第八 高 長 以 難 塞 其 貴 重 之 百

本 政 第九 一 世 為 亂 幾 而 禍 百 於

潜 嘆 第十 纒 之 封 非 捐 寒 也 辭 言 爾

明 闇 第六 四 日 聖 以 天 不 醉 泰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

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損䟽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

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慢賤信貴則朝廷
讜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夫朝
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以奉已
而隱遯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
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
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
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
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
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

失之榮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姦
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
說而周敦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
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偽辭以彰
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
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躓
躓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
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
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

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踔齒懸濟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濟而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

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
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已矣
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
於已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
而椒蘭挺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妬其謀陳
湯殺郅支而匡衡掾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
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持舊
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
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儼而終不

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知賢之近途莫
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
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
劔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
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此四者之有相
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
其禍非直止於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

清夫論卷上
三
慢之節焉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
精慳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
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
又況乎羣臣物愆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
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
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
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偽勝故書曰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者也
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

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
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
民州牧刺史在憲聰名九卿分職以佐三公
三公惣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為王
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
諍為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
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
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
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

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
以責三公三公不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
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
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
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
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
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
虛應有道以噐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
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

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
錢多為賢以剛彊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
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
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
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
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

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
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
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
樂愒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者爲
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
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後
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
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
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

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寮師尹咸
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効百郡千縣各因
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
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
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亾者亂也人君
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亾然常觀上記

近古已來亾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
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忘其所治憎其所
以存而愛其所以亾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
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
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
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湯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與亾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
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

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亾也夫生飭秬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闡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亾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亾其亾繫於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

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
永也上鑿鑿國其次下鑿鑿疾夫人治國固
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
病待鑿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
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
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
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
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
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

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
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
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
醫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
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
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
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至
覲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
以枉已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

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
救亂因廢直賢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亾
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
曰痞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
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
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
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
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
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

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
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
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
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
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也主之於貴戚
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
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
令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旣成豈有不
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

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
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
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
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
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此觀之世
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鬪也使
無德況之人與皇天鬪而欲久立自古以來
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
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
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
寃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
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
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
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

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
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
則天心惣天心惣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
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
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
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
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
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

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
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
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
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
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
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卨皋陶
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蹈聚而致災異夫善惡
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
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

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
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
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
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跡遠迹漢元以來驕
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伏辜者常十
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
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
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
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

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國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詩傷皎

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
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
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
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
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
之囑託請謁闐門禮贄輻湊迫於目前之急
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
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
賢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

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充龍
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
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
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
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
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
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

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
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
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
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
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
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
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
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惰公以聽私不撓法以
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

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污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遷使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必察彼已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人取已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

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
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
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以爲天下
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
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即耆邪明旣
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
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
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
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

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
閉唯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
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
鹿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曰丞相誤邪此
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
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
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而高遂殺
二世於望夷竟以亡夫好之與惡放於目而
鹿之與馬者著於形者也已又定矣還至讒

如臣妾之鏘僞言而作辭也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而待校其信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辯之惑君也猶炫耀君目變奪君心便以好醜以鹿爲馬而沉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

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
訪於羣后羣后不冝薦舜而反稱共鯨之徒
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
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
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尚直若彼
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達矣而俗之
荒唐世法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
相合也亦必不幾矣文王游畋遇姜尚于渭
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

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周故堯叅鄉黨
以得舜文王叅已以得呂尚豈若殷辛秦政
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誅殺正直而進任姦
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
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踈遠不輕幼賤又叅
而任之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
於列士獻典良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
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叟教誨
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

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苟
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憇咎論德義者見
尤惡於是諛臣又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
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
之斧也而驕妬者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
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
亦悲乎

潜夫論卷第二終

夫道之於世也，猶水之於木也。水涸則木枯，道廢則人散。是以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求乎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是猶拔木而求其茂，斲木而求其長，雖一時之榮，而終必之敗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而後求乎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是猶拔木而求其茂，斲木而求其長，雖一時之榮，而終必之敗也。

潜夫論卷第三 王符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忠貴第十一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未嘗不破亾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

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愛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達上則思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始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輒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

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
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
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
之者哉此其後之封君多矣或不終身或不
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
也哉五代之臣以道事君以仁撫世澤及草
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莫不被德其所安全
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本枝百世季世之
臣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爲忠多

殺者爲賢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
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此等之儔雖見
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故卒
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
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
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
時雖有鑒明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
親損舊喪其本心皆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

友而厚狗馬財貨滿於僕妾祿賜盡於猾奴
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人多驕肆負債不償骨肉
怨望於家細民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
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

兒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
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
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人君常過
在不能已於驕臣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

癩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是故媚子以
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
世也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或以德薄不稱其
貴文昌真功司命舉過觀惡深淺稱罪降罰
或捕格斬首或拉髀掣胷培死深穿銜刀都
市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
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思登顛隕之
臺樂僭覆車之迹願裨福祚以備負滿貫者
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

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五多封子弟兼據
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
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
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
哀也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
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
禁兵婚姻本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
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
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

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
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
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
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
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夫鳥以山爲卑而
槽巢其上魚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
得之者餌也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
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卒其以敗者非苦
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

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
不立是故人臣不奉尊禮法竭精思職推誠
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
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
矣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德以自奉厚居累
郊之危而圖泰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
世之功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
至於萬也豈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以兆民爲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耒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耒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

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
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
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
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治危
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
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
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

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敖博奕爲事或丁
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游或取好
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
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
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羣豎小子接而
持之妄彈烏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
寂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
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茸舌之類皆非吉祥
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

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娑娑今多
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空祝鼓舞事神
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
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犇走便時去離正
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
賊盜所中益禍益崇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
棄醫藥更徃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空
所欺誤乃反恨事空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
者也或裁好繒作爲䟽頭令工采畫崔人書

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
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絲絲而縻斷截
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
悖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
水波之文碎刺縫紮詐為笥囊裙襖衣被費
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
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
成功以見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
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

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
帶劔集上書囊以爲斂帷盛夏苦暑欲起一
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
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
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笏中女布細
緻綺縠水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
隱飾金銀錯鏤麀鹿履舄文組綵襪驕奢僭
主轉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
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

過貧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鄉食之所費破終身
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
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
乃踰於古昔孝文衣必細緻履必麀鹿組必
文采飾襪必綸此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
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子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
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

杔桴各取方王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
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
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梗柎
邊遠下土亦競相做劬夫檣梓豫章所出殊
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步之
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
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
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行
數千里然後到碓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

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
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
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
爲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家高四尺
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修墓
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帝葬於
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
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
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孺梓楸柩良田造

瑩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家
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
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
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爲華觀此無益
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攬擾傷害吏民
今按鄣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折之
家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
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
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墻

春秋以爲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
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
道乎景帝時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棄國明
帝時東門縱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
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
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
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而成崛起也必步增而稍

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必陂池而
稍下焉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
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
有布衣積善不怠必致顏閔之賢積惡不休
必致桀跖之名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積正
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
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必致安
泰之福舉錯數失必致危亡之禍故仲尼曰
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

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
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
謂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可以悚息布衣
聞此可以改容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
日克己三省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則
登其福慶封伯荒淫于酒沈湎無度以弊其
家晉平殆政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
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削弱之敗幾於亂

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勞積苦思孜孜不怠
夫出陳應爵命管蘇召即墨烹阿大夫故能
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爲令
名載在圖籍由此言之有希人君其行一也
知已曰明自勝曰疆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詩曰天
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足以
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
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也此蹶屬所以迷國而不返三季
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夫積微成顯積着成
鄂譽鄂譽鄂致存亡聖人常慎其微也文王
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
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且夫邪之與正猶水
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正性勝則遂重已不
忍虧也故伯夷餓死而不恨邪性勝則恇怵
而不忍舍也故王莽竊位而不慙積惡習之
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

人遂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善也此言也言天
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
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遵履五常順養
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輔如毛
爲仁由己莫與併蠡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無不利也亮
哉斯言可無思乎

寶賁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此古今
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襄國危君繼踵不
絕者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
直之道不得行爾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
室之邑必有俊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
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以漢之
廣博士民之衆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治
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
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夫志

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
私競比質而行趨華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
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地洞說擇能者
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
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叡其行能多不
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
也然則焚異曷爲飢此非其實之効夫說梁
飢食肉有好於面因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
食於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於心而不若醜

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舉彊蔽疵瑕
以相誑耀有快於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
於官也周顯拘時故蘇秦燕噲利虛譽故讓
子之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夫聖人純賢
者駁周公不求備四肢不相兼況求世乎是
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僞舉不責
兼行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二祖任用以
誅暴亂成致治安太平之世而云無亡數開
橫選而不得直甚可憤也夫明君之詔也若

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長短大小清濁疾
徐必相和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
問鷹求駢問駢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
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
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
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棄其所短而採其
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是也物有所
宜不廢其材況於人乎夫修身慎行敦方正
直清廉潔白恬淡無爲化之本也憂君哀民

獨覩亂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
君兼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爲金玉寶政
之材別鐵用無此二寶苟務作異以求名詐
靜以惑衆則敗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
白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是故
選賢貢士必考覈其清素據實而言其有小
疵勿彊衣飾以壯虛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
出處默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之論何足
得矣吳鄧梁竇之徒而致十各以所宜量材

授任則庶官無曠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
可臻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
之英後興誅暴亂成致治彊今漢土之廣博
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
然
不急心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忠良之吏誠易得也顧聖王欲
之不爾

湖觀龍原好善嫉惡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
 之不能... 月... 比... 實... 務... 作... 具... 以... 求... 各... 事...
 夫向... 之... 亦... 忠... 身... 之... 支... 維... 是... 歸... 也... 爾... 聖... 王... 始...
 然... 不... 急... 賢... 人... 之... 出... 爾... 亦... 子... 曰... 未... 之... 也... 也...
 夫... 十... 事... 限... 而... 曾... 無... 一... 才... 百... 出... 無... 不... 然... 其... 察... 之...
 之... 美... 質... 與... 精... 暴... 痛... 如... 姪... 亦... 鮮... 卒... 其... 士... 之... 武... 爵...
 下... 蔡... 且... 燕... 亦... 其... 女... 乎... 然... 雖... 至... 尚... 捕... 其... 巢... 出... 國...
 雖... 非... 門... 燕... 亦... 無... 報... 與... 也... 亦... 如... 夫... 平... 世... 姪... 賜... 魏...

潜夫論卷第四

王符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烝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
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
不止爲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

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
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
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是以人謀鬼謀能者處
之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
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
度上帝指之憎其忒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度
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
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
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招良人疾
無紀

極也乃惟度法象明著禮秩爲優憲藝縣之
無窮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供神有度奉已有節禮
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疎皆有等威階級
衰殺各足祿其爵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
義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
國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
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
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

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
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
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侯采
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
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功
成者封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子弟事學
不於財利閉門自守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
之道而不陷臣養優而不隘吏愛官而不貪
民安靜而彊力此則太平之基立矣乃惟慎

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是以天地交泰陰陽和平民無姦匿機衡不傾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其後忽養賢而康鳴思背宗族而采繫怨履畝稅而碩鼠作賦歛重譯告通班祿頗而傾甫賴行人定而緜蠻諷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

貪叨重賦歛以厚已疆臣下以弱枝文德不
獲封爵列侯不獲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
道品臣不能無枉以從利君又驟赦以縱賦
民無耻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患
害切而迫飢寒此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
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爾之教矣民斯
效矣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諄諄如也唯恐
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
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

寶者也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旣無馱有
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
而競於廉恥也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
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
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爲本君以臣爲基
然後高能可崇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人
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而望高墻
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
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
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
可塞國可安矣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
數赦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奚以明
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不犯上禁從生
至死無銖兩罪數有赦贖未嘗蒙恩常反爲
禍何者正真之士之爲吏也不避彊禦不辭
上官從事督察方懷不快而姦猾之黨又加

誣言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寃誣奏
罪法令主上妄行刑辟高至死徙下乃淪寃
而彼寃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
益於死亡矣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爲讒佞
利口所加誣覆冒下士寃民能至闕者萬無
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旣對尚書空遣
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州郡轉相顧望留
吾真事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
逢赦者不可勝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擇莫犯土謹身節用積累纖微以致
小過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輕薄惡子
不道凶民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
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
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侵冤小民皆望聖
帝當爲誅惡治冤以解蓄怨反一門赦之令
惡人高會而夸詫老盜服藏而過門孝子見
讎而不得討亡主見物而不得取痛莫甚焉
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且多冤結悲恨之人

也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
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故先王之制刑法
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
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
立王者以統治之天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
賞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
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
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
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

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
違焉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以成大功
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今
夫性惡之人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
慢傲凶悍無辨明以威侮侵利爲行以賊殘
酷虐爲賢故數陷王法者此乃民之賊下愚
極惡之人也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終無改悔
之心自詩以羸敖頭出獄蹶蹶復犯法者何
不然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

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興通
姦利入深重幡黨盤牙請至貴戚寵臣說聽
於上謁行於下是故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
斷絕何者凡敢爲大姦者材必有過於衆而
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苟得之財奉以諂諛
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能不
爲顧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
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
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適勸姦耳

或之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主順之而施
德焉未必殺也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
想意有所慮未發轂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
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
戒人主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爲
天意欲然非直也俗人又曰先世欲赦常先
遣馬分行市里聽于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
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
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

水見父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飢見小
賤則言將穰然或信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
言未必天下前世贖赦稀踈民無覬覦近時
以來赦贖稠數故每春夏輒望復赦或抱罪
之家僥倖蒙恩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
君聞此以爲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
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故赦贖以
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
之言也凡民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易作

姦匿者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孺子可令姐中庸之人可弘而下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言王誅不行則痛瘵之子皆輕犯况狡乎若誠思畏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爲姦冗報也夫天道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且天國無當治又無常

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法無常行
法無常弛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
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
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
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
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
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閒
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
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

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帝曰謀反
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
夫灑心更始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
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有司奏事又俗以
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脩來
更始之詔亦不信也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良不能子無赦
者罕之爲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則姦宄之
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

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
治慎無赦而已矣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人
之情皆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脩身脩
行則必憂采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
赦者非不達赦務則交內懷隱憂有願爲者
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
者固必伏罪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
李離孰肯刑身以正國然則是皆接私計以
論公政也興瓜議裘無時焉可傳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夫有罪而備辜寃結而信理
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歛怨以爲
德先帝制法論秉刺刀者何則以其懷姦惡
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而是
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
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
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
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

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
惡而爲之者也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
爾旣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
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
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宥罪皆
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先王
議讞獄以制原情論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
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此
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易故觀民設

教變通移時之議今日據世莫乎此意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
武功不得侯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因爲典式
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
亦承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卨伯夷臯陶
伯翳日受封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
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二式

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
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
樂土賜以盛服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
渥凶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
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
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
侯今受南土八蠻之賜其尸祿素餐無進治
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
德慎罰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

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先王之制繼
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
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
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
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
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當今列侯率皆
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
德於民專國南面卧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
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孝武皇帝患其如此

乃令酌金以黜之而益多怨今列侯或有德
宜子民而道不得施或有凶頑醜不宜有國
而惡不上聞且人情莫不以已爲賢而效其
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
彼四牡四牡項領令列侯年卅以來宜皆試
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以信其志
以旌其能其有韓侯邵虎之德上有功於天
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
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削土奪國以明好惡

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以佐天子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以傷風化而已乎詔書橫選猶乃特進而不令列侯舉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非執術督責揔覽獨斷御下方也今雖未使典始治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下合黜刺之法賢

材任職則上下蒙福素餐委國位無凶人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刺行而助國矣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以統理民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則職脩理而民被澤矣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

不可不審也昔宣皇帝興於民間深知之故
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
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
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
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口增息
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
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羣臣畏勸
競思其職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
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

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
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
機也不可不嚴行也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今者刺史守
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
不卹公事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
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
負其如此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

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
先王以明罰刺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
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風改俗者
其行賞罰者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民乃易視
聖主誠有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無
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
鈇鑕之決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龍萇遂邵
信臣之徒可北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暮年
而致也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

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法令鬻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仕者窮於典禮寃民獄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見保姦臣肆心於上亂化流行於下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而趨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是禮義生於富足盜竊

起於貧窮富貴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
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務省
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
授民時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能興時
雍而致刑錯今則不然萬官撓民令長自銜
百姓廢桑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
氣不得見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
瞻視辭人之家輒請鄰里應對送餉比事訖
竟亡一歲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飢者矣而品

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
州司不治今破家活達詣公府公府不能昭
察真偽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故猥說一
科令此注百日乃爲移書其不滿百日輒更
造數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也孔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觀之中材以上皆議曲
直之辯刑法之理可鄉亭部吏足以斷決使
無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

正實繁有徒夫直者真正而不撓志無恩於
吏怨家務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
直家後反覆時吏坐之故共枉之於庭以羸
民與豪吏訟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
有反覆長吏坐之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
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
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郡
訟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
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

則貧弱少貨者終無已曠旬滿祈豪富饒錢
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
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何寃之能治非獨
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
終重寃於大臣怨故未讎輒逢赦令不得復
治正士懷寃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寃而不
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飢
窮也於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
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

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
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
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
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
口受其飢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
孝明皇帝嘗問今但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
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
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寬之也乃敕公車
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

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
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曰國旣卒
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
曾不冝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
患不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
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闡也患其
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嗟哉可無思乎

潜夫論卷第四終